

古典文學研究資料彙編

韓愈資料彙編

第一冊

古典文學研究資料彙編

韓愈資料彙編

第一冊

吳文治編

前言

韓愈是我國中唐時代傑出的散文家和詩人。爲了摸清楚歷代學者對他研究的底細，從五十年代中期開始，我在廣泛蒐集柳宗元研究資料的同時，便也着手蒐集有關韓愈的資料。所以這部資料集，實際與我所編的《古典文學研究資料彙編·柳宗元卷》是個姊妹編。

從本書收錄的資料中可以看出，歷代對韓愈研究人數之多，超過柳宗元；歷代對韓愈及其詩文的評價，意見也相當紛雜。爲了使讀者對歷代研究韓愈的底細有一個比較全面的了解，本書對各種有代表性的評述意見，都儘可能地加以輯錄，以供參考。

一

關於韓愈的思想，是歷代學者研究的中心問題之一。各種意見的對立與論辯，在這一方面表現得最爲集中，最爲明顯。

有關韓愈崇儒排佛的議論，大體上存在三種不同的看法：一種是肯定韓愈排佛的積極意義，認爲他那樣做是爲了「息民患」，「行聖道」^{石介}，說他「焦心苦思，東奔西走，食不待飽，而衣不務華」，「以關佛爲畢生大事業」，都是因爲「上以憂斯民，下以明斯道」^{宋濂、吳闓生}，「真可謂豪傑之才」^{薛瑄}；他排佛，

佛學「雖不能以愈言而息」，但至少可以「使後世亦知其非」，「不致於和聲附影，流於邪僻之說」〔章懋勳，所以人們稱贊他「紙排異端、攘斥佛老之功」，「不在孟子下」三十期。另一種看法是對韓愈排佛採取否定的態度，認為「韓退之抗表佛骨，攻擊佛法，不遺餘力，及一見大顛，乃曰和尚門風高峻」，說明他是「攻其皮，嗜其髓」，實際上是「善護佛法」袁宏道：「他們批評韓愈「闢佛老而事大顛」，是「流入異端而不自知」陳善。還有一種看法，是認為韓愈對佛學亦有所取，說他「嘗遍觀佛書，取其精華而排其糟粕耳」司馬光。

對韓愈排佛問題的看法，所以會產生這麼大的分歧，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由於韓愈與和尚們交往頻繁。人們認為，「昌黎不讀浮屠書，亦不作浮屠文字，然於大顛、高閑、文暢之屬，健羨丁寧，累書珍重」孫緒，仿佛是一個矛盾，不能理解。有人就曾經直率地對此提出問題，說「闢佛者莫嚴於昌黎韓子」，但「其《送靈師》一篇」，對靈師「反津津稱道不已，何也」〔汪琬？對這種矛盾現象，自然會有種種不同的解釋。有人說，「退之屈論於大顛，而稍信佛書」，但他「始惑而終悟」〔耶律楚材：有人說，韓愈「於佛不喜其說，而喜其人」，所以「韓之門有惠師、靈師、令縱、高閑、廣宣、大顛之徒」方回：有人說，「退之之交大顛」，「非崇信其法，求福田利益」，「而後世佛氏之徒，張大其事，往往見之圖畫，真若弟子事嚴師者，則其誣退之甚矣」王守仁。這些不同的解釋，在對韓愈寫給一些和尚的書信的看法上也有所反映。例如《與大顛書》一篇，蘇軾就力言其為偽作，以為「其詞凡陋，退之家奴，亦無此語」。歐陽修、朱熹則力辯以為真，認為「此文非退之不能作」。此後，楊慎、胡應麟、姚範等人，又擺出種種理由進行反駁，認為這

是僞作，批評「朱子於此，實亦枉費心力」。這種紛爭，長期持續，未能取得一致意見。

韓愈一貫以儒家道統的繼承者自居，對此，蘇軾與朱熹等人却都並不以為盡然。蘇軾雖然在給韓愈寫《廟碑》時，曾稱頌過他「道濟天下之溺」，但在《韓愈論》中，就指責「韓愈之於聖人之道，蓋亦知好其名矣，而未能樂其實」，認為「其論至於理而不精，支離蕩佚，往往自叛其說而不知」。朱熹對韓愈是曾經作過一番潛心的研究的，但他以道學家的眼光來看人，認為韓愈「所原之道，則亦徒能言其大體，而未見其有探討服行之效」，他指責韓愈在「其師生之間，傳授之際，蓋未免裂道與文為兩物，而於其輕重緩急本末賓主之分，又未免於倒懸而逆置之」。後來，清初王夫之，也「嘗判韓退之為不知道」。對於上述這些對韓愈的批評和指責，歷來也有不少人持反對的態度。如明人薛瑄就認為，「此乃責備賢者之意」，是「妄論前賢」。其實，從實際來看，韓愈崇尚儒家之道，以道統繼承者自居，也確實並非真的完全迷戀於道學。正是由於這一點，所以他的散文才不像宋代道學家們那樣有濃厚的道學氣。

就哲學思想而言，韓愈信「天刑人禍」之說，當然是非常錯誤的。所以在柳宗元、劉禹錫與韓愈關於對「天」的認識以及作史問題的論辯中，歷來有許多評論者，都對韓愈相信「天能賞功罰禍」之說持批評的態度，認為「退之深畏天刑人禍，退之不及子厚」^{李塗}。有人還就韓愈所列「不有人禍必有天刑」之說的論據，一一進行批駁，指出其決「非至論」^{王禕}。人們肯定柳宗元在《天說》、《與韓愈論史官書》中對韓愈提出的批評是「正論」^{黃震}。但是，也有一些人支持韓愈「天能賞功罰禍」之說。如清人邵長蘅，就攻擊柳宗元《天說》對韓愈的批駁為「其說詭已」；而對韓愈的觀點，則表示「以為信」。關於韓愈

因畏「天刑人禍」而不願作史官一事，也有人公開替他辯解開脫：一種說法認為「其言人禍天刑爲禍福報施之說」，是因爲「此文所言，皆非莊語，乃故謬悠其詞，以爲文章詭異之觀」，認爲像韓愈這樣的「有道君子，未有感於禍福之謬說者」吳國生；一種說法認爲「退之之避史筆」，是由於「《淮西碑》以失實而踣，而段文昌改撰之」，《順宗實錄》以不稱而廢，而韋處厚續撰之，《毛穎傳》足繼太史，乃當時謂其滑稽，「使退之而任史，其禍變當有甚此者」王應麟。這些解釋，似是而非，不一定都符合韓愈當時的思想實際。

至於韓愈從先驗論的觀點出發，把人性分作上、中、下「三品」之說，這在後來的中國哲學史上，也是長期聚訟紛紜的公案。一些人表示肯定和贊揚，認爲「退之之辯，誠爲得也」李觀；他們說，「自孟子後，論性惟韓子爲純粹」。「三品之說，蓋孔子唯上智下愚不移之意，兼氣質而言也。是雖不明推出氣字，而意已在其中矣」薛瑄。但是，也有一些人表示反對，認爲「其論終莫能通」蘇軾；他們甚至「疑三品之論，非退之文章」王正德。這種論戰，雖今天已不復存在，而以往却是哲學領域中兩種思想鬥爭的一個重要方面。

二

對於韓愈在政治上的評價，歷代評論者也存在着較大的分歧。譽之者，極力稱頌其德政。如皇甫湜便列舉事實，說「關中旱饑，人死相枕藉，吏刻取怨，先生列言天下根本，民急如是，請寬縉民徭，而免

田租之敝」；說他「爲御史尚書郎中書舍人，前後三貶，皆以疏陳治事，廷議不隨爲罪」。李翱也說：「平蔡州事，朝廷有分歧，宰相武元衡因主戰而被殺，」唯公（韓愈）「以爲盜殺宰相而遂息兵，其爲儒甚大，兵不可息」；「與裴丞相議合，故兵遂用」，「丞相請公以行」，「於是以公兼御史中丞」，「爲行軍司馬」。人們稱頌他「操行堅正，鯁言無所忌」；「有愛在民，民生子多以其姓字之」（宋祁），稱頌他「有忠君愛國之心」（章懋勳），說他「匡君之心，一飯不忘，救時之念，一刻不懈」（薛雪）。並有詩云：「宣仲夾谷叱強齊，吏部深州破賊圍，始信真儒能見用，可爲邦國大皇威。」（王令）又云：「中唐風節數韓公，詎止文章一代雄；異類強藩盡低首，王廷湊與鱷魚同。」（洪亮吉）在這裏，韓愈不僅被描繪成是一位能爲民請命的文臣，而且是一位富有謀略的武將。然而，在另一些人的評論中，却又把他說得相當卑微。例如朱熹就批評韓愈，說他「平生意鄉之所在，終不免於文士浮華放浪之習，時俗富貴利達之求」。清人劉開也批評說：「昔韓退之上書於執政，唯急於干祿而求效力當時，故君子譏其躁進。」朱熹甚至還把韓愈與王通作比，認爲王通「以是天下爲心，分明是要見諸事業」。而韓退之「當初本只是要討官職做，始終只是這心。他只是要做得言語似六經，便以爲傳道。至其每日功夫，只是做詩博奕，酣飲取樂而已」；「至其做官臨政，也不是要爲國做事，也無甚可稱，其實只是要討官職而已」。在朱熹等人的眼裏，韓愈在政治上簡直一無是處。當然，我們今天來看，韓愈在政治上是有其保守的一面的，例如他對柳宗元參加王叔文政治革新集團的指責便是。但客觀地說，從政治上評價韓愈，既不能只看其保守的一面，或武斷地說他「做官臨政」，「不是要爲國做事」，「無甚可稱」，也不應一味加以美化，把他作爲封建社會中完美無缺的政治家或軍

事家來吹捧。應該如魯迅先生評價陶淵明時所說的，必須看其「全人」。歐陽修最最崇拜韓愈，他在《與尹師魯第一書》中說：「前世有名，當論事時，感激不避誅死，真若知義者；及到貶所，則感恩怨嗟，有不堪之窮愁，形於文字。其心歡戚，無異庸人。雖韓文公不免此累。」歐陽修既肯定韓愈在政治上有積極的一面，同時又指出其確實也存在着軟弱的一面。這樣說，似乎還比較公允一些。

韓愈被貶為陽山令，到底是什麼原因？歷來有不同說法。新、舊《唐書·韓愈傳》，都說是由於「上疏極論官市」。皇甫湜《韓文公神道碑》、朱翌《猗覺寮雜記》、洪邁《容齋隨筆》等，認為是由於「關中旱饑」，「請寬繙民徭，而免田租之敝」。而方崧卿、全祖望、王鳴盛、趙翼、章學誠等人，都認為「實為韋（執誼）、王（叔文）之黨所排」（但「子厚必無排退之事」），認為「《神道碑》謂論旱饑，本傳謂論官市，皆非致禍之本」。他們都引韓愈《江陵途中寄三學士》、《岳陽樓別竇司直》等詩為論據，雖頗有見地，但也並沒有形成為學術界所一致公認的結論。

三

韓愈在散文方面的成就，歷代評論者幾乎都異口同聲地給了他最高的評價。和他同時代的劉禹錫，就稱他「為文章盟主」，說他「手持文柄，高視寰海」，「三十餘年，聲名塞天」，「一字之價，輦金如山」，宋人蘇軾，推崇他「文起八代之衰」；曾鞏《雜詩》則云：「韓公綴文辭，筆力天乃授，並驅六經中，獨立千載後。」金人李治，甚至認為「文至於韓退之，天下之能事畢矣」。這些贊譽之辭，都說明他的散文在中

國文學史上有着很高的地位。

韓愈提倡「文以載道」，但歷代評論者們對他文章中「文」與「道」的關係的看法，却也存在着一些分歧。持肯定態度的一派，如歐陽修便說：「有道而能文者，莫若韓愈」，認為「韓氏之文之道，萬世所共尊，天下所共傳而有也」。他們肯定「唐代文章，惟韓愈能近道」沈德潛，贊揚「退之諸文，多有功於吾道，有補於世教」李奎，說他「修業明道，語關世教，言言有物」方東樹。明人王禕，還曾對韓愈的「文以載道」說作過專門的闡述，說韓愈的「文」是他「道之所由託」，「道與文不相離，妙而不可見者之謂道，形而可見者之謂文。道非文，道無自而明；文非道，文不足以行也。是故文與道，非二物也」，「文不載道，不足以爲文」。他這樣理解韓愈的「文」「道」觀，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持否定或懷疑態度的一派，如張耒就批評「韓退之，以爲文人則有餘，以爲知道則不足」。道學家陸九淵，雖肯定韓愈爲唐代「文章宗伯」，却批評他「因學文而學道」，「是倒做」。類似的看法，在後來的評論者中也不乏其人。如清人蔡世遠，就認為「韓公本因文見道者」，廖燕指責昌黎「見道未徹」，說他的「《原道》、《原性》諸篇，膚淺已甚」；明人方孝孺，也「頗恨其未純於聖人之道」，批評韓愈「措心立行或多戾乎矩度，不能造顏、孟氏之域，爲賢者指笑」。這些批評指責，無非旨在要求韓愈把他的文章寫作完全納入到道學的樊籠中去。那樣做，要求韓愈在散文革新中立「起衰」之功，將是不可想象的。他散文成就之所以能高出於宋代的道學家們，其實恰恰就在於他沒有完全被迂腐的道學所羈絆，能够在散文的思想內容和藝術形式上都有所創新。

韓愈的散文是非常講究氣勢的。皇甫湜曾極口稱贊「韓吏部之文，如長江大注，千里一道，衝飈激

浪，汙流不滯」。蘇洵接過皇甫湜的評語，又增加了新的內容，他說：「韓子之文，如長江大河，渾浩流轉，魚龍蛟龍，萬怪惶惑，而抑遏蔽掩，不使自露，而人望其淵然之光，蒼然之色，亦自畏避，不敢迫視。」茅坤也說：「吞吐騁頓，若千里之駒，而走赤電，鞭疾風，常者山立，怪者霆擊，韓愈之文也。」他們以奔騰不息的長江浪濤和瞬息萬變的迅雷閃電，來比喻韓愈散文氣勢的充沛，既形象，又貼切。清代有不少人曾經就韓愈優秀的散文都氣勢充沛這一點作過探討，提出過一些很好的見解。林紓認為，「昌黎之文能斂氣而蓄勢者」，是由於「理足而神王」。黃子雲認為，韓愈散文之所以寫得好的奧秘，就在於能善於「鍊氣」。他說：韓愈之文，「無句不琢，却無纖毫斧鑿痕者，能鍊氣也；氣鍊則句自鍊矣。雕句者有迹，鍊氣者無形」。鄧繹曾經批評韓愈「言文章之氣，先於骨幹」，「而不推源於帥氣之志」，是「未為知本」。陳衍就反對鄧繹的這種批評，認為「氣」與「理」本不可分，「言氣而理亦在其中」，如「必兼言理」，那末文章就勢必「質實而乏妙語」。林、黃、陳等人的這些見解，都是頗懂得散文寫作的藝術匠心的。

韓愈自述「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他的散文取得那麼高的成就，到底主要得力於誰？歷來有不少人就這個問題作過探討，但其說不一。有人認為「韓愈之文出於經」劉成德，「宗經而不宗史」章學誠；有人認為「韓子之文祖於孟子」貝瓊，「深造孟子，陶鑄子長，勒一家之言」龔欣；也有人認為，韓文「妙處，實本太史公」，只因「此老稍能自秘，示人以高，固未嘗尊稱遷、固，至其平生受用，則實得於此」劉壎、鄧繹；還有人認為，「昌黎大家，其文不模《史》、《漢》，而自得其精神」徐學謨，他雖「學子長，而不似子長」吳喬。諸如此類的說法，不勝枚舉。清人劉開和劉熙載，曾在前人對這個問題廣泛進行探討的基礎上，提出

過較爲全面的看法。劉開曾說：韓退之所以能「獨成一家之文，此一家者，非出於一人之心思才力爲之，乃合千古之心思才力變而出之者也。非盡百家之美，不能成一人之奇；非取法至高之境，不能開獨造之域。此惟韓退之能知之。」劉開認爲，「退之起八代之衰，非盡掃八代而去之也；但取其精而汰其粗，化其腐而出其奇。其實八代之美，退之未嘗不備有也。」後來劉熙載也說：「韓文起八代之衰，實集八代之成。蓋惟善用古者能變古，以無所不包，故能無所不掃也。」這些論述，充滿辯證的思想，說得何等精闢！韓愈散文之所以能取得那麼高的成就，決不是由於他能專學某一位或某幾位古人，跟着他們亦步亦趨；而是由於他既能善於廣泛向前人學習，又能善於獨創。就如韓愈自己所說的，「能自樹立，不因循者是也」。

韓愈在唐代古文運動中的卓越貢獻，歷代學者都是有口皆碑的。李翱曾說，在韓愈生前，「後進之士，其有志於古文者，莫不視公以爲法」。趙璘也說，「韓公文至高」，「以引接後學爲務」，「元和中，後進師匠韓公，文體大變」。宋代散文家多學韓愈，他們對韓愈在古文運動中的功績，注意到了把他放在散文發展的歷史長河中去進行評價。如司馬光在《答陳師仲司法書》中便說：「文章自魏、晉衰微，流及齊、梁、陳、隋，羸備纖靡，窮無所之。文公傑然振而起之，如雷霆列星，驚照古今；自班、張、崔、蔡，不敢企仰，況潘、陸以降，固無足言。」蘇軾在《潮州韓文公廟碑》中也說：「自東漢以來，道喪文弊，異端並起，歷唐貞觀、開元之盛，輔以房、杜、姚、宋而不能救。獨韓文公起布衣，談笑而麾之，天下靡然從公，復歸於正，蓋三百年於此矣。文起八代之衰，道濟天下之溺。」這些評論，已成爲後來評價韓愈在古文運動

中的功績的定評。人們稱韓愈爲「古文之主」^{王禹偁}，「一代文宗」^{辛文房}，都是對他的最高贊譽。韓愈的散文，不僅影響了唐、宋兩代，對以後各代的影響也是極爲深遠的。清人章學誠就說：「近世文宗八家，以爲正軌，而八家莫不步趨韓子。」在中國散文史上，韓愈確實是一座巍峩矗立的豐碑。

四

韓愈的詩，在中唐詩壇上也獨樹一幟。他在提倡散文革新的同時，並致力於詩歌革新，以糾正「大曆十才子」的平庸詩風。他的詩，尤其是古體，「橫絕一代」^{紀昀}，在詩歌語言、風格、章法、技巧等方面所作的探索，擴大了詩的領域，開拓了一條與李白、杜甫不盡相同的創作道路。但由於他蹊徑獨闢，力求標新，也帶來了以文爲詩、講才學、好議論、追求險怪等不良風氣。因此，歷代對韓詩的評論，頗有分歧。肯定並贊賞韓詩的人，認爲「詩之美者，莫如韓退之」^{蘇軾}；稱贊他的詩「資談笑，助諧謔，敘人情，狀物態」，都能「曲盡其妙」^{歐陽修}，認爲「韓公詩，文體多，而造境造言，精神兀傲，氣韻沈酣，筆勢馳驟，波瀾老成，意象曠達，句字奇警，獨步千古」^{方東樹}；尤其是「韓愈七古，氣勢盤空生硬，渾灝流轉，貌似杜工部，而典麗喬皇，有清廟明堂氣象」，可奉之爲「泰山北斗」^{范獻之}。他們把韓詩與李、杜並稱，認爲「唐詩前以李、杜，後以韓、柳爲最，姚合而下，君子不取焉」^{瞿佑}。對韓詩持否定或指責態度的一些人，認爲「退之於詩，本無解處，以才高而好爾」^{陳師道}；他們反對韓愈以文爲詩，說「退之詩，押韻之文耳，雖健美富贍，然終不是詩」^{沈存中}，「宋人呼爲大家，直是勢利」^{王世貞}。對於這兩種截然不同的看法，張戒在《歲

寒堂詩話中曾作過評論，他說：「韓退之詩，愛憎相半；愛者以爲雖杜子美亦不及，不愛者以爲退之於詩本無所得。自陳無已輩，皆有此論。然二家之論俱過矣。以爲子美亦不及者固非，以爲退之於詩本無所得者，談何容易耶？退之詩，大抵才氣有餘，故能擒能縱，顛倒崛奇，無施不可。放之則如長江大河，瀾翻湧湧，滾滾不窮；收之則藏形匿影，乍出乍沒，姿態橫生，變怪百出，可喜可愕，可畏可服也。蘇黃門子由有云：『唐人詩當推韓、杜。韓詩豪，杜詩雄，然杜之雄亦可兼韓之豪也。』此論得之。詩文字畫，大抵從胸臆中出，子美篤於忠義，深於經術，故其詩雄而正；李太白喜任俠，喜神仙，故其詩豪而逸；退之文章侍從，故其詩文有廊廟氣。退之詩正可以與太白爲敵，然二豪不並立，當屈退之第三。」這段評論，指出了喜韓詩評價中所存在的兩種片面性，並通過對杜、李、韓三家詩特色與成就的分析比較，肯定了韓詩應有的歷史地位。這個評價，看來還比較接近韓詩的實際。

韓愈的詩歌和他的散文一樣，也是很講究氣勢的。前人有很多評論注意到了這一點。晚唐司空圖，最賞識韓詩的富有氣勢，他說：「韓吏部歌詩數百首，其驅駕氣勢，若掀雷抉電，撐挾於天地之間，物狀奇怪，不得不鼓舞而徇其呼吸也。」明人高棅也說：「昌黎博大而文，其詩橫驚別驅，斬絕崛強，汪洋大肆而莫能止。」這些評語，與前人對他散文氣勢的評論極相近似。

歷代評論者們在評述韓詩時，往往喜歡把他與柳詩作比。如蘇軾《評韓柳詩》，謂「柳子厚詩，在陶淵明下，韋蘇州上，退之豪放奇險則過之，而溫麗靖深不及也」。張戒認爲，「柳柳州詩，字字如珠玉，精則精矣，然不若退之之變態百出也。使退之收斂而爲子厚則易，使子厚開拓而爲退之則難。意味可

學，而才氣則不可強也」。吳可却說：「有大才，作小詩輒不工，退之是也」；「柳子厚小詩極妙」。他們的評論，大多從風格特色和詩歌的藝術形式着眼，反映了一定的客觀實際。但也有就總體而論，認為「退之詩不如子厚」^{李瑒}，認為「唐文人皆能詩，柳尤高，韓尚非本色」^{劉克莊}。這種看法，未免有些偏見。

韓詩在中國詩歌發展史上，是有其重要的地位和影響的。葉燮在《原詩》中曾說：「唐詩爲八代以來一大變，韓愈爲唐詩之一大變，其力大，其思雄，崛起特爲鼻祖。宋之蘇、梅、歐、黃、王，皆愈爲之發其端，可謂極盛。」吳喬《圍爐詩話》也說：「於李、杜後能別開生路，自成一家者，惟韓退之一人。既欲自立，勢不得不行其心之所喜奇崛之路。」確實，就古代詩歌發展來看，「詩家奧衍一派，開自昌黎」^{李重華}。中唐詩人如賈島、盧仝、馬異、李賀等人，都程度不同地受到過他的影響。這種影響，甚至延及北宋和清代的不少詩人。

歷代對韓愈評述的一些主要情況，編者作了如上粗略的介紹。掛一漏萬，也可能有不妥之處。

本書在編輯過程中，曾得到北京圖書館、首都圖書館、北京大學圖書館、中華書局、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以及校內外許多同志的熱情支持和幫助。中華書局文學編輯室的同志，爲我反復審定原稿，提出過不少寶貴的意見；我的同窗老友張熙瑾同志，曾協助我標點一部分清代原稿。謹在此一併致謝。由於編者水平所限，本書在資料的收錄和編排等方面，一定還存在着不少缺點和錯誤，衷心地希望能得到專家和廣大讀者的批評指正。

吳文治 一九八二年五月十五日於北京

凡 例

一、本書選材，以對韓愈的思想、詩文創作進行評述的資料爲主；有關韓愈的生平事跡、作品考辨、字義疏證的資料，也酌予收錄。

二、本書輯錄從中唐至「五四」一千一百餘年間有代表性的評述五百三十餘家，包括詩文集、詩話、筆記、史書和類書近六百種，按時代先後順序排列。

三、本書輯錄的資料，一般都散見在諸書之中。凡研究韓愈的專集、專著、年譜（如朱熹《韓文考異》、陳景雲《韓集點勘》）等，其篇幅較大、已單獨成書、且易找得者，一般不予收錄。

四、本書對古代文獻中的重複材料，一般僅錄其較先提出或較爲完整者；對後出材料，如無新意，則在前引材料後加按語略作說明。

五、本書所輯資料，其遇有古籍本身存在訛、脫、衍、倒者，輯錄時作過一些必要的校正。

引用書目

- 孟東野詩集 唐孟郊 四部叢刊影印杭州葉氏藏明弘治本
- 竇氏聯珠集 唐竇常等 續古逸叢書本
- 權載之文集 唐權德輿 四部叢刊影印無錫孫氏藏大興朱氏刊本
- 張司業詩集 唐張籍 四部叢刊影印明刊本
- 劉夢得文集 唐劉禹錫 四部叢刊影印武進董氏影宋刊本
- 劉賓客詩集 唐劉禹錫 清雍正元年刻本
- 白氏長慶集 唐白居易 四部叢刊影印日本活字本
- 柳宗元集 唐柳宗元 中華書局一九七九年版
- 蔣之翹輯注唐柳河東集 唐柳宗元 明刻本
- 李文公集 唐李翱 四部叢刊影印江南圖書館藏明成化刊本
- 五百家註音辨昌黎先生文集 唐韓愈 四庫全書珍本初集本
-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 唐韓愈 四部叢刊影印元刊本
- 孫樵集 唐孫樵 四部叢刊影印明吳氏問青堂本

皇甫持正文集 唐皇甫湜 四部叢刊影印宋刊本

沈下賢集 唐沈亞之 四部叢刊影印明刊本

元氏長慶集 唐元稹 四部叢刊影印江南圖書館藏明嘉靖刊本

唐賈浪仙長江集 唐賈島 四部叢刊影印江南圖書館藏明刻本

玉川子詩集 唐盧仝 四部叢刊影印舊鈔本

李文饒文集 唐李德裕 四部叢刊影印常熟瞿氏藏明本

李賀歌詩編 唐李賀 四部叢刊影印常熟瞿氏藏金本

姚少監詩集 唐姚合 四部叢刊影印明鈔本

劉賓客嘉話錄 唐韋絢 學海類編本

唐國史補 唐李肇 中華書局一九五七年版

因話錄 唐趙璘 中華書局一九五七年版

歐陽行周文集 唐歐陽詹 四部叢刊影印平湖葛氏藏明正德本

李義山詩集 唐李商隱 四部叢刊影印江安傅氏藏明嘉靖本

李義山文集 唐李商隱 四部叢刊影印常熟瞿氏藏舊鈔本

樊川文集 唐杜牧 四部叢刊影印江南圖書館藏明翻宋刊本

西陽雜俎 唐段成式 四部叢刊影印明刊本